

An aerial,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ity street. The street is filled with cars, some parked and some moving. Buildings line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The perspective is from directly above, looking down at the street.

# 邊

張一弘 著

# 界

## 第一章

那一年，丁怡只知道直髮中分和馬尾兩種髮型。她自己覺得臉有點大，所以平常都願意留直發中分，讓頭髮遮住臉兩側的線條。只有運動或幹什麼體力活的時候，她才會把頭髮在腦後紮一束馬尾，純粹為了方便。這時在飛機上，她坐在三座一排的中間的位子，兩側都是金頭髮的洋人，她頭上像兩塊黑布的直髮中分倒有些顯眼。兩邊都是洋人讓丁怡覺得有些拘束，特別是這時候她粉色的肩包放在前排座椅下面，更讓她有些不安。這個肩包她用了三年了，本來是地攤上買的，不是什麼名牌貨，但只要貼身背著，總覺得有個朋友在身邊，讓她覺得踏實。丁怡穿著一件白色的羽絨服，裡面只穿一件褐色的短袖衫。她也只是聽說，飛機著陸的城市與她出發的城市季節相反，正是夏季，但她還沒親身體驗過，只是預備著下了飛機把外套脫了往箱子裡一塞就變成夏裝。至於下身穿的牛仔褲，腳上的旅遊鞋，應該冬天夏天都合適的。

飛機著陸了。丁怡背上肩包跟著人流下飛機，機艙前的空姐用英語向她說了句謝謝，她也生硬地回了一句謝謝。走進機場，一邊跟著人流，一邊不太放心地又往頭上過去的指



示牌看。這裡確實是外國，她所陌生的外國，前後的人都是和她不同發色膚色的外國人，指示牌也是用外國的語言寫的。這一切看起來都那麼詭異，充滿疑團。

過了入境審查後，同一個飛機下來的人就散開了，丁怡不得不自己通過指示牌找要去的地方。她摸索著走到他們航班的行李轉盤，在那裡等了十來分鐘，終於看到自己黑色的行李箱轉出來。她把羽絨服塞進箱子裡，拉著箱子走了無申報的通道，但邊檢人員還是把她的箱子打開來翻了翻。箱子裡有她夏秋天的衣服。她預想到了冬天在這裡買衣服就是了。還有一些老家的土特產，零食，主要是給任曉陽帶的。邊檢人員拿起一包魷魚幹問丁怡這是什麼，丁怡用不熟練的英語解釋了半天這是零食，邊檢人員才放過她，讓她拿箱子走。

走到待客大廳，丁怡往圍在門前的接人的人群中掃視了一遍。曉陽先前已經在電話裡說不會來接她，讓她自己搭的士去他住處，但丁怡心裡還有一點期待，說不定曉陽想給她一個驚喜，說不來接她，其實來了呢？但人群裡果然看不到曉陽的身影。丁怡看到一旁有個詢問處，過去問了搭的士的地方。詢問處的大姐給她指了方向，又問她是不是第一次到遂城。丁怡說是，大姐就拿出一本遂城地圖給她，丁怡說了謝謝。丁怡也不知道她拿地圖有什麼用，她覺得遂城她只要知道一個地方就夠了，就是曉陽的住處。

丁怡和曉陽交往三年了。曉陽是她大學裡的學長，大她兩歲，兩人是在社團活動上認識的。這不是丁怡第一次談戀愛，但是丁怡覺得最踏實，最有保障的一次。她相信他們的感情是堅固的，以至於曉陽提出要到國外深造兩年時，丁怡想也沒想就答應了。曉陽說他在國外讀完兩年書，回來就和她結婚，丁怡也相信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丁怡等曉陽的時候，是抱著已經嫁了人的心態。曉陽每個月會給她寄一兩封信，描述他在國外的生活，丁怡算著每收到一封信，離曉陽回來的日子就近了一些。直到曉陽出國約半年後，丁怡收到曉陽一封短信，信裡曉陽用幾句話簡單地說，他不打算回國了，又讓丁怡不要再等他，去找別人。丁怡當天就到郵局打了個越洋電話，找到曉陽談了一次。曉陽在電話裡的口氣是冷淡的，丁怡說，如果他不回來了，她就出國去找他，曉陽也只是口氣猶豫地應了一聲，好像是一種不情願的答應。

於是丁怡找熟人瞭解了出國的手續，辦護照，找學校，申請簽證，大約三個月後搭上了飛往大洋另一頭的班機。她家裡人本來是反對她出國的，特別是她媽媽。那時丁怡剛從大學畢業，為了出國也沒去找工作。她媽媽叫丁怡不要出國去工作，但丁怡跟她媽媽說，要麼你給錢讓我出國，要麼我離家出走再也不回來，她媽媽聽了只得遷就她。丁怡一心只想挽回和曉陽的感情，她覺得這比一切都重要。她甚至沒有多想出國後要幹什麼，只是覺



得找到曉陽後一切都能順利地發展，再上學也好，工作也好，只要有曉陽都不是問題。而要是和曉陽的感情沒了，她就會像脫線的風箏，不知會去哪了。

丁怡坐上一輛的士，給司機看了她寫在一張紙上的地址，司機拿出一本地圖冊翻了翻，拉著丁怡出發了。遼城的平房，高樓，寫著英文字的商店招牌和路標一個一個地在窗外劃過，丁怡沒有心情欣賞風景，只想快點到曉陽那裡。大約半小時後，車在一片居民區停下。丁怡跟司機確定了位址，沙司街三十二號，司機說沒錯，丁怡就付了錢下車。這是一條安靜的住宅區，兩邊都是平房，三十二號就在丁怡面前。這個三十二號門前有個院子，用圍欄攔著，圍欄中間有個小拉門。丁怡推開拉門進去，到房門前敲了幾次，但裡面沒反應。丁怡只好走出來回到便道上。這時天色已經偏向黃昏，丁怡看了看表，快六點了。她想了想要是司機把她拉錯了地方該怎麼辦，最後想還是不管了，等這房子的人回來再說。

到了快六點半，有一個人從便道上走過來，來到這三十二號前推圍欄門進去，是一個丁怡不認識的男青年，看著也是中國人。這個男青年朝丁怡看時，丁怡趕緊叫住他，問他曉陽是不是住在這裡。男青年說是啊。丁怡一陣高興，說，我是他女朋友，我跟他說好了今天來找他，但他好像不在家裡。男青年說曉陽跟他說他去打工，要到八點多才會回來。

他看了看丁怡，又看看丁怡的箱子，問她，要不要到裡面等。丁怡說好啊。男青年就掏鑰匙開了大門，帶著丁怡進去。進了門，裡面是一個走道，一邊是窗子，一邊大概是各個房間的門。男青年在第一扇門前面停下，指了一下門裡面說，這是曉陽的房間。又說，你到他房間裡坐吧，我還有事要忙就不招呼你了。丁怡應說好，謝謝。

丁怡拉著箱子走進曉陽的房間。她先環視了一圈，這是大約有二十平米的一間屋子，有一張單人床，有桌子椅子櫃子，整體感覺有些凌亂。丁怡在床上坐下，發呆了一會兒，然後想到既然她未來一段時間可能要住在這裡，不妨把這裡收拾一下。於是她整理了床鋪，整理了桌上的書和紙頭，然後打開箱子，把自己的衣服放進衣櫃裡。衣櫃裡曉陽的衣服有些丁怡認得，包括一件她買給他的毛衣，但多數是她不認得的。屋子很小，其實也沒多少可收拾的，稍微弄了一下丁怡就躺在床上休息。

過了九點不久，曉陽回來了。他走進屋，看見丁怡，愣了片刻。丁怡緊張地看著他的臉。曉陽臉上有幾秒鐘浮現出一種欣慰的微笑，但幾秒鐘過後，這微笑就被一種丁怡陌生的冷漠表情代替。丁怡正想著要不要上去和他擁抱的時候，曉陽轉頭看了看屋子，對丁怡說：「我可以讓你住在這裡幾天，但條件是你不要動我的東西。」丁怡說：「我幫你整理一下房間不好嗎？」曉陽冷冷地說：「不要。」丁怡就不知道該說什麼了。兩人沉默了片





刻，曉陽問丁怡晚上吃過飯沒，丁怡說沒，曉陽就說帶丁怡出去吃飯。丁怡點頭答應。跟著曉陽走出去時，丁怡對著曉陽穿著短袖衫牛仔褲的背影打量了一番，這才第一次有了回到了她等了大半年的人的身邊的實感。

曉陽的車停在路邊，是一輛樣式很老的很多地方漆都脫落了的舊車。曉陽讓丁怡上了車，然後開了五分鐘，進入一個像是購物中心的地方，和丁怡下來。丁怡跟著曉陽走進一家叫「藍色海洋魚和薯條」的店，曉陽在櫃檯前要了一份東西，然後過來跟丁怡坐著。兩人又沉默了一兩分鐘，曉陽說他只點了給丁怡吃的，他在打工的店裡面已經吃過了。丁怡問曉陽在什麼樣的店打工，曉陽說一家中國人開的壽司店。丁怡說壽司不是日本料理嗎，曉陽說遂城的壽司店很多都是中國人或者韓國人開的。店員把曉陽點的東西端上來了，一盤炸魚排和炸薯條，金燦燦的。丁怡拿起叉子叉了炸魚排吃了兩口，皺眉頭說，真難吃。曉陽說，我知道你吃不慣的。又說，你就當作來這裡玩幾天，玩過之後還是回國去吧。丁怡說，我費了那麼大勁出來，才不會就這樣回去。說著拿起魚排狠狠咬了幾口。曉陽指了一下盤子一頭的一盒白色的醬料，說沾這個醬好吃一點。

回到曉陽的住處，曉陽指給丁怡看廁所和洗澡的地方。曉陽介紹說這套房子裡住著四個人，都是中國人，一人一間臥房，共用廚房和衛生間。丁怡就拿著浴巾到衛生間裡洗

了澡。洗的時候她聽到外面好像有誰在廚房裡切菜的聲音。洗完出來經過廚房，卻沒看到人。進了曉陽的房間，曉陽正躺在床上看書，看丁怡邊擦著頭髮邊進來，就說，今天坐了一天飛機，你大概也累了，就早點睡吧，有什麼話明天再說。丁怡說好。兩人就在床上躺好了，曉陽伸手關了床頭燈。在黑暗裡躺了一會兒，丁怡覺得小腹附近有些發熱，便把頭朝曉陽湊過去，曉陽一開始無動於衷，等了片刻才回應丁怡，和她親了親。丁怡伸出腿想往曉陽身上跨，但曉陽擋住她說：「別這樣，我明天一早還要上班。」丁怡問上什麼班。曉陽說要六點起來到一家酒吧做清潔。丁怡問曉陽到底打幾份工，曉陽說也就三四份吧，暑假不用上課，可以趁這個機會多打工。丁怡說你打這麼多份工幹嘛。曉陽笑了一聲說，還不是為了多賺點錢。丁怡這天這是第一次聽到曉陽的笑聲。

第二天早上丁怡睡到八點多醒來，見曉陽已經不在了，又繼續睡，睡到十點才起來。起來後她看見桌子上有張字條，是曉陽寫給她的：「不要出去，我十二點左右回來。」丁怡起身到衛生間洗臉，房子裡好像所有人都出去了，丁怡走到衛生間又走回來，沒看到一個人。丁怡走到院子裡看了看院子的花草。院子看起來很久沒人打理過了，泥地裡長的都是雜草，只有幾個花盆裡栽著還算像樣的植物，有兩盆開著花。在那裡看花的時候，丁怡把來到曉陽家後的見聞前後想了想，覺得自己算對狀況有所瞭解了。她看了一下表，離





十二點還有一個多小時，她就出去走了走。這一條街上都是平房，路上偶爾有車開過，沒什麼行人，因此顯得很安靜。走到路口，前面就是一個公園，面積大約有足球場大小，草地和樹木都顯得沒怎麼修剪過，凌亂地長著。入口處有一個牌子，寫著不許滑板進入。丁怡走到公園中間有個滑梯的地方，在那裡一張長凳上坐下。她心裡有一種怪異的靜謐。天上的白雲，肆意生長的樹，牽著狗在便道上走的老太太，都顯得十分安詳。她聯想到上大學時看過的一本小說，講這個南半球島國的故事的，裡面有一個神父和一個農場主的女兒，便忽然感到好像脫離了現實，進入了小說的世界。雖然和曉陽的事還沒著落，但在這個公園裡的幾分鐘她暫時好像把煩惱都忘卻了。

曉陽十二點半時才回來，帶了兩份裝在塑膠盒裡的外賣，大概是在哪個中餐館買的，一份是回鍋肉蓋飯，一份是牛肉炒河粉，讓丁怡選。丁怡隨便選了一個。兩人並肩坐在床上吃。吃的時候丁怡就問曉陽，他這樣打幾份工，一個月能賺多少錢，曉陽說少時兩千，多時三千。丁怡在心裡換算了一下，說：「那你在國內工作，工資也能拿到這麼多吧。我看不出來你在這裡混得有多好。就住這樣一個地方，啊？你到底什麼原因不想回國？」曉陽說：「這個我跟你說不清楚。」丁怡說：「你有別的女人了？」曉陽說：「沒有。」丁怡說：「那到底為什麼？」曉陽沒有表情地吃飯，片刻後才說：「總之我已經決心不回去

了。」丁怡說：「你這樣不明不白的讓我怎麼接受？」見曉陽不說話，丁怡又說：「你不回去也行，我留下來陪你。」曉陽說：「你要留下來是你的自由，但不要和我在一起。」丁怡說：「我們已經不是男女朋友了？」曉陽說：「阿怡，我已經不是你認識的曉陽了。你還是忘了我吧！」丁怡頓時覺得眼淚就要流出來，但她克制住，埋頭撥了兩口飯。她其實一點食欲也沒有，吃不到一半就把飯盒丟在一邊。

第三天曉陽白天沒有打工，他帶著丁怡坐巴士來到遼城的市中心，車上他給丁怡講了怎麼買車票怎麼查時間。他們來到丁怡找的語言學校的那棟大樓下，是在叫約克街的一條街街頭，丁怡一星期後就要開始來這裡上課，曉陽對她說，她要找房子最好就找在這附近。然後曉陽帶著丁怡到唐人街，幫她在銀行開了一個戶。曉陽說這家銀行在唐人街的分行有會講漢語的人，丁怡一開始英語不熟練辦事也不會有問題。然後他們到一家賣電話的店，曉陽幫丁怡買了手機和電話卡。曉陽說記得每三十天充一次錢。丁怡拿起手機玩了玩，叫曉陽把他的號碼給她，試著打了一下。曉陽說你試完後還是把這個號碼刪了吧，以後你再打給我時我可能就不會接了。丁怡聽了就找到刪除功能把這個號碼刪了。兩人在唐人街一家港式茶樓吃了飯，然後曉陽在一家唐人超市買了一份報紙，又拿了一份免費的報紙。他說租房資訊可以在報紙上找。

